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惜分飞
（第一部）
顾明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惜分飞

（第一部）

顾明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惜分飞. 第一部 / 顾明道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5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 · 顾明道卷)

ISBN 978-7-5034-9982-1

Ⅰ. ①惜… Ⅱ. ①顾…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986 号

点　　校：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22.25　　字数：31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6.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顾明道和他的小说（代序）

张赣生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能与“南向北赵”并称的武侠小说作家只有顾明道。

顾明道（1897—1944），原名景程，江苏苏州人。他八岁丧父，自幼体弱，上学时膝部患骨结核（中医所谓骨痨）致残，行动依赖拄拐。他毕业于教会所办的振声中学，因学习成绩优秀，即留在该校任教，并受洗为基督教徒。1922 年，范烟桥移居苏州，范氏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曾与友人组织“同南社”，诗酒唱和；这时又于七夕会同赵眠云、郑逸梅、顾明道等九人组织“星社”，以文会友。顾氏由此结识了一批文友，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未超出这个小团体的范围。顾明道因一直希望医好腿疾，所以结婚较迟，抗战爆发后，他和母亲、妻子全家移居上海，苏州的家产毁于战火，从此落入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他一生以教书为业，战前一直在苏州振声中学执教，迁居上海后一面写作，一面仍自办补习学校，招生授课，直至肺结核把他折磨得卧床不起才停办。病重时生活无着落，全靠朋友周济，终年只有四十八岁，身后凄凉。

了解了顾明道一生的经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他的小说。

从顾明道一生经历来看，腿残、留校执教、参加星社，这三件事深刻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民国初年的上海，盛行哀情小说，即文学史上称之为“淫啼浪哭”的时期。1912 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同时连载，随即又连载李定夷的《霣

玉怨》，流风所被，一片哀音。顾明道就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开始试写小说，那时他只有十七岁，尚未成年。他的处女作是短篇言情小说，发表在高剑华主编的《眉语》月刊上，这是一份以知识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刊物，脂粉气很重，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阐明办刊宗旨的《宣言》，其中说："花前扑蝶宜于春；槛畔招凉宜于夏；倚帷望月宜于秋；围炉品茗宜于冬。璇闺姐妹以职业之暇，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纳凉赏月话雪，寂寂相对，是亦不可以无伴。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而以许啸天君夫人高剑华女士主笔政。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转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每当月子弯时，是本杂志诞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语》，亦雅人韵士花前月下之良伴也。"看了这篇《宣言》，读者当能了解此刊物的性质。顾明道在1914年左右开始写小说时，选中这样一个刊物投稿，也就表明顾氏本人的性格难免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气。

我指出顾氏性格中的脂粉气，因为这决定着他文学作品的基调，丝毫也没有嘲讽顾氏之意，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他的性格，这没有什么可嘲讽的，我们要研究的只是事实。郑逸梅在《悼顾明道兄》一文中提到两件事，其一为："明道最初的作品，刊登在许啸天所辑的《眉语》杂志上，该杂志多载女作家的文字，他就化名梅倩女史，撰着短篇小说。有一位读者，是登徒子之流，写信追求他，缱绻缠绵，大有甘伺眼波之意。明道接到了信，大笑之下，用梅倩具名答复他。那个登徒子欣喜欲狂，寄给他一帧照片，请他交换'芳影'，并约他会晤某园。明道到这时，才用真姓名自行揭破。这一段趣史，明道时常讲给人听的。"其二为："《江上流莺》稿成，我曾为他写一小序，有云：'江山摇落，风雨鸡鸣，我侪丁斯乱世，应变无方，干禄乏术，臣朔饥欲死，乃不得不乞灵于不律，红茧缫愁，绿蕉写恨，借以博稿资而活妻孥。社友顾子明道固与予相怜同病者也。'明道读了，亦为之感喟百端，不能自已。"当时正值日寇侵华，人民生活困苦，对此局面"感喟百端"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不必咬文嚼字，过分挑剔；但达到"不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自己”的程度，就难免少些丈夫气了。以上两件事都可证明顾氏确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气。

顾明道养成这样一种性格，固然与前述民初上海文坛的时尚有关，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唯其如此才配称为“才子”，少了贾宝玉味道就被视为粗俗；但是就顾氏本身的内因而言，腿残对他心理上的影响，恐也不容忽视。肢体的残疾不仅影响着顾明道的性格，也限制着他的行动。郑逸梅《悼顾明道兄》一文说：“这时他在吴门振声中学担任教务，因不良于行，往返不便，所以他住在校中。”顾氏是一位多半生未离他那中学小天地的人，缺少广泛的社会生活经历，在这方面，他既不能与同时的“南向北赵”相比，更不能与后来的“北派四大家”同日而语。对于这样一位学生出身，生活面狭窄，又多愁善感的作家来说，写言情小说自然是最方便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凭自己的情感体验来打动读者，只要情感诚挚，哪怕写的只是他个人的小天地，也总会有其可取之处。但自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引起轰动之后，报刊编者和出版商均热心于武侠一途，顾明道为适应这一潮流，便也改弦易辙，于1923年至1924年在《侦探世界》杂志发表武侠小说。1929年，他由杭返苏，途经上海，与当时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星社文友严独鹤相会，恰逢《快活林》需要连载长篇武侠小说，严约顾撰写，这就促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荒江女侠》的问世。

《荒江女侠》刊出后竟大受欢迎，同年冬，上海三星图书局向新闻报馆购买版权出版单行本，至1930年8月已翻印四版，1934年11月更达到十四版，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行数。可见其轰动的程度。由于此书畅销，顾氏也就续写下去，共出版了六集，并被友联公司改编为十三集连续影片，上海大舞台、更新舞台也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风靡一时，大有凌驾《江湖奇侠传》之上的势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效果，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当时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是“南向北赵”的作品，向恺然连缀民间传说，自有其吸引人的一面，但却少了点爱情纠葛、哀感顽艳；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据说原有不少狎媟的描写，因而触犯禁例，出版时经过删削。顾明道于此

际把武侠、恋爱、探险等成分捏在一起，就给读者一种新鲜感，满足了十里洋场那特定读者群追求新奇、热闹的要求，正如严独鹤在《荒江女侠序》中所说："以武侠为经，以儿女情事为纬，铁马金戈之中，时有脂香粉腻之致，能使读者时时转换眼光，而不假非僻之途，不赘芜秽之词。是以爱读者驰函交誉。"

顾明道用以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冒险"，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与外人坚拒，为祖国争光者。余又著有《金龙山下》一篇，可万余言，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也，刊入《联益之友》旬刊中。又曾写《黄袍国王》长篇说部，记叙郑昭王暹罗之事，曾刊《大上海报》，后该报停版，余亦中止，他日拟出单行本以飨读者矣。又新著《龙山争王记》，则方刊于《湖心》周刊中，该刊为西湖小说研究社出版者也。曩年余为《新闻报·快活林》撰《荒江女侠》初续集，尚得读者欢迎，今由三星书局出单行本，三集亦在付梓中矣；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以上两种皆由友联公司摄制影片。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转引自郑逸梅《悼顾明道兄》）所谓"冒险体"或"理想小说"，显然是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是指类似斯蒂文生《宝岛》或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体裁，譬如他所著的《怪侠》，写一个身负绝技的革命者，失败后率党徒逃亡海外，去非洲探险，与当地土著争斗，称雄异域，即是一例。

就顾氏的为人来说，他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书生。"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顾氏写了《国难家仇》《为谁牺牲》等小说，表示了他作为中国人的同仇敌忾之心。顾氏一生写过五十多部小说，以武侠和言情为主，也有社会、历史、侦探等作，他临终前，春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江南花雨》，这本小说具有自述的性质。

目　录

第一回　碧海清游晨钟惊幻境
伊人小病尺素慰痴情 …… 1
第二回　苦雨凄风人天永隔
啼珠泣玉身世可怜 …… 17
第三回　秋水泛轻舟诗情勃发
翠楼谈往事趣剧横生 …… 30
第四回　同顾农家殷勤为义教
独临僻野猖獗有强徒 …… 51
第五回　如此复仇人心叵测
为谁流血友爱堪钦 …… 72
第六回　憔悴芳心何来不速客
缠绵病榻忍话当年情 …… 100
第七回　冒雪晤良朋请尝旨酒
观梅论刺客聊吐感怀 …… 120
第八回　花残月缺古刹哭灵
酒绿灯红名园惊艳 …… 149
第九回　腻友舞良宵销魂蚀骨
清流看倩影粲齿慧心 …… 169

第 十 回　华屋聆高论联欢新雨
香车载芳侣沉醉东风 …… 191
第十一回　豪气如云山前纵辔
柔情似水月下盟心 …… 213
第十二回　春色初寻无心逢故侣
萍踪小聚有意做良媒 …… 239
第十三回　好事多磨彷徨游子梦
吉期乍报惆怅美人心 …… 258
第十四回　逭暑上征车共钦才媛
探幽来琼岛我有嘉宾 …… 277
第十五回　客地得家书归心似箭
孑身度佳节愁绪成魔 …… 306
第十六回　秋雨潇潇个郎成渴疾
深情款款之子许良缘 …… 328

第一回

碧海清游晨钟惊幻境
伊人小病尺素慰痴情

海面上起了一阵阵的凉风，吹动那浑蓝色的海波，一个一个的小浪打到海滩边来，虽没有窾坎镗鞳之声，却也很合着节拍。血红的太阳已渐渐向西边沉下去，日间的炎威已是稍杀，而余光反射在天空里，片片云霞发出绮彩来，如披金缕衣，如穿云锦裳，五光十色顿成奇观，一长条青，一长条白，鳞鳞然的紫，夹着淡红橙黄，虽有名画师，恐也绘不出这大自然的美色。古人诗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似乎有惜其为时甚暂之意，却不知夕阳的好，就是在这一刹那间的时候，千变万化，显出天工的奇妙来。雪一样的海鸥，两只三只从海面上轻掠而过，映着阳光，白羽上更如镀着黄金，越显出它们的美丽。还有那些挂着大帆的渔舟，在暮霭斜阳中打鱼回来，帆影映日，涛声送舟，渔哥儿唱着渔歌俚曲，径向山下水云乡里归泊。

这普陀山海滨，夏日薄暮时的风景，果然又清幽，又雄壮，又美丽，使人们俗虑全蠲，暑气都消。最是好看杀的便是海滩上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或是站在石上，披襟当风，或是卧在水边，细诉衷情，轻绡裹体，冰肌生凉，宛似乐园中的仙侣。至于在海水中就浴的男女，都穿着五颜六色动人注意的游泳衣，浅浮轻拍，随波逐流，或仰或俯，或动或静，没有一个不怡然自得。当然，烦恼的人也不会到这地方来，即使有什么烦恼，也被海浪冲洗得一干二净了。有些善于泅水的人，往往要在众人面前卖弄他的本领，便游到远处去，全身浸在浪花里，好似要去

一探冯夷之幽宫。

这一群人中，却有一对年轻的男女，在东边海水中载沉载浮，宛如戏水鸳鸯。一会儿，那女的娇喘微微，对男子说道：

“智哥，我已力乏了，上岸去休息休息吧。”

男的向女子看了一看，微笑道：

“慧君，你不能再等一歇吗？”

慧君摇摇头道：

“实在不济事，去吧。”

男子遂挟着慧君，向海滩边游来。大家立起来，走上了岸，便到一处双双坐下。慧君伸了一个懒腰，一掠伊头上的云发，带着笑对那男子说道：

“究竟我的功夫还浅，在水中的时候也不多，已是力乏了，这未免太扫你的兴吧？”

男子道：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借此练习练习。你既然觉得力乏，也就适可而止，何必勉强呢？你睡下歇歇吧。”

慧君笑了一笑，身子一仰就平平地睡在海滩上。男子却盘膝坐在伊的身边，静默了一会儿。

这时候海边浴水的男女尚在那里游泳，一个个圆而小的海浪向海边扑来，映着夕阳，一个红一个青一个紫的，煞是好看。天空里西边上落日映红，东边却见那一钩明月，已在蔚蓝色的天幕上隐约露出伊的俏面庞，偷窥下面的海景。回顾山上怪石嵯嵫，被太阳的余光反射着，有的变成紫色，有的变成赭色，衬着上面的苍松绿树，也点染得非常奇妙。男子瞧着，不觉喝一声彩。慧君慢慢地说道：

“智哥，你沉醉在这个晚景中吗？”

男子点头答道：

“不但这山色波光饶有画意，使我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而又有素心人为伴，飘飘欲仙，此乐何极？恐怕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吧。”

慧君听了，脸上微有奇异的样子，立刻问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怎么你以为今天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呢?”

男子道:

“正是世间的事是变幻无常的,人生的欢聚也是有限的。你不看天上的浮云吗?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刻刻在那里变化,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儿去。恐怕它自己被风送着,也不知怎样的一回事呢。我们人类的聚散离合,不也是这样吗?”

他说着话,一手指着天上的云。恰巧正有一片淡紫色的云,从他们俩的头顶上推过去。慧君一听这话,不胜怅惘,双手抱着头,摇了一下说道:

“智哥,你刚才不是说过今天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一句话吗?你说这话,当然是感到快乐而说的。为什么我问了你一声,你便说出这种衰飒语来呢?我们人类是有理智的,有情感的,怎么去和天上的浮云相比?”

男子叹道:

“慧君,你虽然说得不错,可是理智往往不能克服情感而反被情感制胜的,情感又往往容易跟着环境而起变化,所以都是靠不住的,而所说的快乐,也不过在人生过程中一刹那间的感觉。唯其如此,我要说那些话了。”

慧君向他的脸上望了一望,又说道:

“你的人生观怎么这样的空虚而脆薄?我不相信你这些话,但是我也觉得你是有感而发的。”

男子怔了一怔道:

“怎见得?”

慧君闭着眼睛说道:

“你是不是因为我下半年要到南京去求学,而发生这个聚散无常的感慨呢?我想我人究竟不是天上的云,暂时的离别是不可避免的,然而……”

慧君说到这里,声音微微有些颤动,不说下去了。男子把她的手掌频频搓着,却不说什么。慧君张开眼来,把身上的浴衣向底里拉了一

下，又说道：

“这件事是我太固执了，为什么我要不听你的话呢？你本劝我一同去考之江的，但是我因为立志要读教育，所以要去考南京大学，希望考取了，在教育系中专心研究，将来可以厕身社会，服务教育，把知识去灌输给一班同胞，为教育而牺牲，这是我的志愿。我不想读政治经济，我不想读文学，也不想学美术，因为我本是一个身世可怜的薄命女子，倘然我没有受教育，现在恐怕不知怎样地飘零堕落。幸而我的机会好，逢着义薄云天的大恩公，一手提拔，代尽教养之责，把我读到中学毕业，也非容易的事。而我的求知欲还没有满足，而想读大学，多谢智哥能和我深表同情，极力代我说项而使我达到目的，这种诚意的相助，真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从此以后我更要努力攻修，以期不负我知己的感情、恩公的大德。然而世间一切的可怜的女子，哪里能够都像我这样得到好机会？所以我决心要读教育，预备将来为我们妇女界中一班可怜分子多少想点法儿，文教偿了我的心愿了。之江那里没有这一系的，并且听说南京大学的教育系一向成绩很好，我于是不得不有违你的雅意而单独进行了，在私谊上实在很对不起你的。幸亏你能原谅我，不过我心里更觉惭愧。”

伊说完了这话，一手按在胸口，美妙的双眸向男子紧瞧着，静候他的答话。那男子点点头说道：

“你不要这样说，我已明白了你的志向，佩服得我心里很热烈地希望你有成功的一日。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我想总有一天你的志愿会得实现的。”

慧君又道：

“话虽这样说，只是我现在要去考南京大学，还不知能不能录取。倘然名落孙山，我真的要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心里常常惴惴然地忧虑呢。”

男子道：

“你何必这样多忧呢？像你这样好学不倦，已有很丰富的学问，以我看来，此次前去考试，真如探囊取物，何患不中？”

慧君摇摇头道：

“这是不可恃的，沧海一勺，我的学问浅薄得很，外边高出我之上的大有其人，我又怎么可以稳取荆州呢？”

男子道：

“失败为成功之母。即使万一不能考取，或者卷土重来，或者投考他校，这也是很光明的，何至于说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呢？”

慧君道：

“我此番读书完全是仗着人家的帮助，而且你曾经劝我同入之江，而我没有答应的，我倘然到那里去考不取时，一则对不起帮助我的美意，二则恐遭人家讪笑，说我是个没出息的刘阿斗呢。”

男子道：

“我绝不笑你的。”

慧君道：

“无论如何，我心里必要惭愧得无地自容，便是一班同学们到那时也要说我自不量力。我想到了考取之后，若然一看到榜上无名时，我心里必然有生平没有尝过的苦痛，教人如何不担忧着呢？去年报纸上不是登载过某女生因为投考大学不取而卧身路轨上，情愿被火车碾死的新闻吗？人家大多数要批评某女生的怯懦，何以如此无勇气而出于这样残酷地自杀呢？其实那某女生曾经着迭次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一时气愤难泄，便尔轻生，这是应当怜惜的。一个人若不是身历其境，又安能知道此中的痛苦呢？”

男子摇摇头道：

“这种自杀，我虽然不能够把某女生的内心剖解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总以为太偏激了。我倒要问你一声，倘然你考不取南京大学时，难道你也要效法那个某女生的行为吗？”

慧君微微笑了一笑道：

“恕我不能回答你，不过我自信尚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男子拍起手来道：

“对了！对了！你一定要有坚固的自信力。我想你一定可以考取的，

所以不必蒽蒽过虑。好在离开考期尚有半个月盈，此番普陀回去，只要预备几天，没有多大困难的。我送你上南京去考便了，借此我也要一瞻新都风光呢。”

慧君连忙向男子双手合十说道：

“阿弥陀佛，有智哥伴我同往，不但足解旅途岑寂，也使我增加不少勇气呢。”

男子道：

“慧君，你游了普陀，便学会了这一句空门口号，真滑稽了。我虽然伴你去考，只是你考取之后，便是我们别离之期了，须知别离的滋味别有一种苦痛呢。”

慧君道：

“那么你可愿意我不考取吗？”

男子把手摇摇道：

“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我已说过要帮助你达到你的志愿，为什么要希望你考不取呢？那么我前几天向我父亲说的话，不是白费唇舌了吗？”

慧君见男子说这话时，似乎有些发急，遂侧转身来，向着他带笑说道：

“我不过和你说笑话，早知你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待我的好处，真所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可离者形体，不可离者心灵。他日我虽在南京读书，而方寸之内，唯有智哥。别离的滋味不消说得令人难受，然而天下的至乐都是从苦中体验出来的，我人倘不尝到一些苦味，又哪里会觉得真正的乐趣？因此，我奉劝智哥的人生观，不要过于空虚。你待人的情感是十分深厚的。我常常觉得你很容易为了一件不甚相干的事，而触动你的心，趋向于悲观的一方面，恐怕这是很不宜的吧。你的身体是不十分强壮的，我愿你千万要自己珍摄，常保你的健康。你的家庭总算是美满的，倘然换了我时，你又要怎样呢？”

慧君说这话时，言辞十分诚恳，态度更是非常温柔，覆在那乌黑而长的睫毛下的眼眶里，隐隐有些晶莹的泪珠儿，好似草上的玉露，直射

到他的目光中。于是他整个的心灵不觉活跃似的将要投入伊的温馨怀抱里去，便握住慧君的玉手，在伊的手背上吻了一下。在那时慧君也觉得异样的兴奋，非常的感动。两人的灵犀可说是相通的，蓦地喤的一声钟响，把慧君的芳心唤醒过来。这是普陀山上僧寺里的晚钟吗？不是。这乃是礼拜堂的晨钟，喤喤地接连着鸣下去。

伊定一定神，向四面一看，哪里有什么海滨，又哪里有什么智哥，自己正睡在新生医院的病房。晨曦从玻璃窗里射进来，照到了伊的病榻上。伊斜欹在枕上，默默然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薄薄的红霞，那么难道是黄粱一梦吗？却又不是。原来在伊脑海中正映着两年以前初夏的普陀海滨可忆的一幕。一个人在病中无聊的时候，往往常要想到以前的影事，悲欢离合，也未尝不像一个梦啊。可是世事变幻无常，和天上的浮云无异。伊的智哥所说的话，不能算不对的。这两年来的情形确实起了些变化，在伊的心版上所镌的智哥小影，虽然没有幻灭而环境却已是错综复杂得多了。伊是前几天患了重的肠胃病，所以从学校里送到这个新生医院里来诊治的。幸而入院以后，经过王医生的诊察，注射了两针药剂，又服了两天药，病状已是减轻，脱离危险之境了。今天星期日，一清早醒了，服过一会儿药，独自睡着，岑寂得很，便起了种种的回忆，从幼时孤苦伶仃的情形，一幕幕的，直想到那可忆的一幕，似乎这病室之内就是普陀的海滨。金黄的旭日就是可爱的夕阳，而智哥的小影又涌现在伊的眼前，忆忆忆，忘记了面前的一切。若不有礼拜堂钟声敲动时，这个深深的回忆不知要到何时才止呢。

隔了一刻，有一个女看护陪着医生进来。那位王医生代慧君诊过脉后，又检验了一回，对伊点点头，微笑道：

“恭喜密司，你的病来得凶险，去得也很快。现在只要你在医院里好好地静睡数天，便会完全痊愈。我再同你换一种药水吃吃吧。”

慧君笑道：

“真是侥幸，这也足见得达克透医术的高明了。”

王医生笑道：

“不敢当。”

慧君又道：

“我再住三天可以出院了吗？”

王医生笑道：

“密司，你不要这样心急，贵恙已算是好得多了，我说你至少再要住一星期。”

慧君道：

“哎哟！再要住一星期吗？不但厌气得很，而我学校里的功课也是不能长久荒废的。”

王医生笑道：

“你身体要紧呢，还是学问要紧？”

看护在旁也说道：

“这位小姐太用功了，昨天伊刚才好些，便要看什么书，又要坐在床上写信，都被我阻住的。”

王医生笑了一笑道：

“真是一位女学士。”

遂写了一张药方，交给看护，自己走出去了。看护和慧君闲谈了几句，也就走出去配药了。慧君在枕上假寐了一会儿，那时天空里忽有一架飞机在那里回翔，轧轧的声音打破了清寂的空气，震动伊的耳膜。大概这又是什么某要人坐着飞机来了，近几天正要开什么大会？那些要人们坐着飞机，飞来飞去，真可称得航空救国了，所以一天之中不知要有好几回听得飞机声音。现在伊听了机声，不觉又想起伊的智哥来了。伊想此刻我住在医院里，而他也是住在医院里，不过天各一方罢了。但是我的住医院，在前几天连我也做梦都想不到，他自然是不会知道的。还是不给他知道的好，因为他若然知道我卧病医院，他必定为了我而多一重心事，带累他精神上更要不安，对于他是无益的。且待我完全好了以后，再去告诉他吧。我已有好多天没接到他的来鸿，不知他的身子是不是比较夏季里进步一些？我常常为了他的病而惦念，但我不能陪伴他，在他孤寂的时候安慰他，这是在我心里异常歉疚的。为什么他没有信来呢？嗯，也许是我到了医院，他的信却寄在校里啊。但我离校的时候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